

## 太魯閣族黃長興耆老訪談

訪談日期：100/05/27（五）

訪談者：陳永龍

受訪者：黃長興

### 【訪談稿】

訪談者：日本人開鑿合歡越嶺古道，對整個太魯閣族有什麼影響？

受訪者：日人開鑿能高越嶺、合歡越嶺兩條古道，最主要的目的是控制和征服太魯閣族，他們當初在開鑿古道的過程中，佐久間花了五年的時間做勘查，同時也規劃了管制點、彈藥庫等等的位置，在古道開鑿的過程中，利用了太魯閣族的兩項資產：人力和事先已跟日本人接觸的組長等人。兩條步道的路線與過去太魯閣族人從台灣西部到東部的遷移路線和兩部落間聯絡的路線重疊，最多只是做一些修正而已，譬如遇到懸崖，太魯閣族族人會繞道，他們則利用工程技術直接穿越。每一個部落都有派駐兵力，直到民國 18 年，因霧社事件發生，兵力調走才取消在此地的駐兵。太魯閣戰役後 17 年，因霧社事件的發生，日本人為防範太魯閣族對其殖民的反抗 始大規模遷移太魯閣族下山。我曾到東京與日籍好友聊天，對方說：把你們太魯閣族從深山搬到現在的位置，太魯閣族應該要感謝日本人，若非如此，現在遇到颱風季節，你們就要靠直升機救難，就像尖石鄉那樣，若當時沒有把你們遷下來，你們可能永遠下不來。

訪談者：您這些年在山上做這麼多的調查，聚我所知太魯閣族的傳統部落應該有將近兩百個、大概至少一百八十個，您實際走過的有多少？

受訪者：這些年的調查，太魯閣族的傳統部落，目前實地查訪過的舊部落有 165 個，含現在的住宅區共 186 個。最近要去的部落位在奇萊山東側，一個舊時分住三區的部落，日本人強迫遷下山後分住在兩個地方，但這要等實地去過之後真正了解回來才能講。

訪談者：屬於太魯閣族的傳統部落，是否有些共同的特質？

受訪者：我最佩服先祖們選擇住宅區的部落位置，非常不簡單。這 165 個部落，除了 T（族語）整個山走動以外，所有的部落幾乎完整無缺，沒有發

生任何斷落。另一個就是石牆，日本人的石牆雖然整齊但是經過歲月時間的考驗，現在很多都垮掉了，太魯閣房舍的牆則很容易辨認，牆面凹凹凸凸的，有大石頭小石頭很不整齊，但是卻很堅固。部落通常都在靠水的地方，若離水遠一點會拉水管還是竹管，通常距離最多不會超過五百公尺。以前在蓮花池後面有六個部落，日本人在那邊找了一個漂亮的平台設了一個警察分駐所，交通位置十分便利，四通八達，那原來也是我們的祖先找出來的地方。通常部落的遷移，先祖們在選擇住宅區的位置，會花上起碼一百年、經過幾代的時間觀察，直到真的找到好的位置才全家遷居，建立一個新的住宅區。這是令我很佩服的一個智慧。

訪談者：整個太魯閣族的部落含括範圍？

受訪者：大部分在立霧溪、木瓜溪、壽豐溪、和平河流域，幾乎是沿著大水的兩岸，太魯閣族 T（族語 00：11：42）也有進入到馬太鞍溪、萬榮溪，後來太魯閣族也有補進去，太魯閣族 T 他們非常會找居住的位置。部落彎 B（族語 00：12：40）是跟蹤的意思，B 這個地方是祖先打獵，跟蹤野獸時發現的地方，然後才從 G（族語 00：12：52）搬下來。G 是指沒有頭髮，光禿禿的意思，形容整個山都是石頭、沒有長樹。

訪談者：哪幾個部落特別漂亮還會想再去？

受訪者：1.蓮花池。“這真是一個非要好好經營不可的地方”，不只是產業的問題，這個地方可以做！把它開發，可以利用現代漂亮的高山流籠，連結橫貫公路上去。2.B（族語 00：14：45）銅門後面的山。3.在和平，K（族語 00：14：53）的平台，大概有一百甲，民國 65 年我們太魯閣族還有人在那邊工作呢，後來被林務局佔有了。K 是包圍前面的意思，因為以前曾在這裡把泰雅族圍捕起來消滅掉。4.在南區來講，紅葉後面有一個約三百甲的平台，日劇時期還是我們太魯閣族的地，光復後，被林務局沒收送給漢人種檳榔了。像是這一類的地方還很多，這些是二、三十甲以上比較大的，小的像三、四甲的其實還有很多。並不是說我們要搬回去，但我們人也越來越多，我們向來靠山吃山，若我們能擁有這些土地資源，自己經營，作為未來子孫生活的依靠，如果自治區成立後這些我想我們還有得討論的。

訪談者：您屬於哪個部落？

受訪者：我是屬於文藍(?)，但血統是 G（族語 00：17：05）。G 就是當年佐久間被殺的平台，我祖父參加過，他說當日本人子彈來的時候，樹葉都掉下來了，所以他們是躲過那些槍彈跑出來的。我的媽媽在清水，她

參加過 S（族語 00：17：34）大戰役，當時有三個大頭目，其中一個頭目 S 受了傷原打算光榮赴死，結果日本人非但沒有殺他，還把他送醫治好了。康復後頭目回到部落，日本人要他們下山，他堅持不下山，但後來在打水鹿的時候受傷 腳斷了，不得不答應日本人，後來到崇光立吉去就死掉了，是真英雄！H（族語 00：18：28）是當場死亡的。G（族語 00：18：33）是黃牧師的外祖父，中槍後躲到一個山洞去，我有找到他躲的山洞，共有四個山洞，他住在其中一個大的山洞裡，後來被日本人請下來，還幫他蓋了一棟房子，現在還在，已經很舊了。所以關於這三個頭目作戰的歷史經過我幾乎是瞭若指掌，因為我在那邊出生，除了我爸爸以外，打獵的時候還有老人家也會告訴我，我經常想，我是軍人出生的，如果民國三年，我還在的話，那可不是這麼簡單的，大家有得看了。我在文藍出生，我爸爸是日本人，也是一個士官，但是他沒有出征，在台北擔任總統府的侍衛，長得很瀟灑。我媽媽是在日本人的家庭長大的，因為當時她沒有畫臉，到了要畫臉的年紀她就跑掉了，受日本警察保護，保護到十六歲的時候，受了完整的教育，她就跑到台北的圖書館去當翻譯官，遇上了我的爸爸，太魯閣族遇到太魯閣族，所以就在一起了。所以我小時候都是講日語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的日語和現在的日語有很多不一樣，但是我去東京大學演講很快就習慣了，我本身是劍道三段 小時候很著迷於武士道精神，我們很客觀的說，每個族群都各有不同的優缺點。至於為何會走這條路？我六歲的時候就跟著曾祖父、外祖父在能高山、木瓜山和奇萊山東峰打獵，光復後，我八歲，爸爸回來了 開始就讀一年級，我在家裡的六歲到十一歲的時間，完全受太魯閣族洗禮，跟著族裡的老人打獵，或被揹著或自己走，十歲開始用槍，十一歲的時候打到第一頭牛，但其實是打錯了，那是舅舅的牛，結果被打了一頓（笑）。高一的時候，我擁有四把槍，當時我念花蓮中學，但到了週六就回部落裡，跑到獵場去打獵，就在木瓜山東側的山林，從高一開始，我就可以自己去山上過夜、打獵，一直到高二，就開始準備要念書讀大學了。高一那時我曾是村裡出名的神槍手，我們進行一種活動叫「圍獵」，帶著狗，幾個人埋伏在附近，我每次都打中山豬，只要事先把槍架好，四隻山豬我大概可以打中兩隻！到高三的時候，有個學長是蒙古人，考上空軍官校，常開著 F104 戰鬥機，於是我們有八個同學受鼓勵後來通通都考上空軍官校，在東港預備學校待了六個月，第三個月時我就被淘汰了，原原因是當飛機在空中上下飛行時我就會流鼻血，長官說我的血液不適合飛行，那時候心裡真的是很難過。我爸爸說，我們的祖先沒有在空中飛來飛去，只有在山裡走來走去，你不能在空中做鳥，你可以在地上當熊啊。於是後來我就去考陸軍官校，在軍校這段時間，

曾三次被總統召見，後來考上三軍大學，照理說未來應該是要做將軍的，結果就在畢業前車禍重傷，連上校都還沒升上去就離開了學校。現在想想，如果當時走將軍路線的話，我現在應該不在太魯閣族的世界裡，我可能跟那些曾經當過將軍的原住民一樣，忘記了自己的根！回來之後當了教官，跟部落接觸，才慢慢發現：「喔原來我們自己的世界是那麼漂亮，不一定要跟外面走，回到自己的世界多好。」退休以後，先在秀林鄉公所當秘書，後來有一段時間在外面遊盪，有時候去山上打獵，有時候去做苦工，什麼工作都試過，最後被提拔，因為我曾當過軍事記者，會寫文章，被推薦去考取原住民研究者，250名錄取4名，偏偏我就考上了。所以後來強迫自己學會太魯閣族話，常跟老人在一起之後，在做字典的時候，做的是接觸傳統領域工作，因為我本身喜歡山，看到山我就想跑，那時剛好有機會去做山野調查就跟著去……後來就一頭栽進去啦！一開始，爲了找立體的地形圖很辛苦，到了民國97年，google開放，當時參加了一星期的原民會講習，丈二金剛，還是聽不懂如何操作，回來以後，碰到中國地理學會的理事長，我狠下心來花了將近五萬元的飛機票，時常到台大中國地理去上課，學會操作整套系統，去年又有機會在中華大學學會了威力導演，知道如何剪接影片畫面等，很有用！但是我現在最注意的事嚮導要會講話，出發之前都要先訪問幾個老人，了解相關的部落歷史和資料，再透過google地圖的影像功能，和老人家確認部落的位置，接著再進一步找四、五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問問他們有沒有曾經爲偷玫瑰石或者打獵而去過，他們都說那是尋根之旅（笑），所以就可以找到一些年輕人，要不喝酒的，就用這樣的模式，我們上去山上幾乎百分之百不太會找錯地方。倒是這一次，我去找祖父住過、曾經躲過日本人的山洞，帶了兩個年輕人，找了一整天，那天我弟弟也有去，我們很確定目的地就在一塊大石頭附近，但就是找不到路過去，以前的山谷下面平的地方都有沙灘，現在都是懸崖跟峭壁，爲了找一個入口，我們在寬約五百公尺的範圍內，花了近三個小時，後來，還是年輕人厲害，照著他們說的，我們是跟著山豬的路跡找到的！山豬能走的路，人就可以走，當時，就一個年輕人下去跟著山豬的路跡搜索，找了近一個小時，找到了！所以我幾乎每一個部落，都必須要帶一個三、四十歲的年輕人，這是傳承，因爲下一個步驟是生態資源調查，不只是部落內部，我們還要去了解附近的動、植物，了解過去部落是怎麼生存的，以前步道的路線，經過時間變化以後現在應該要怎麼走，關於這些種種，其實下一步的工作更辛苦，草木蟲樹等等動植物的生態狀況，目前我大概只有完成百分之二十而已，還有很多的功課要做，也是一定要做的。不一定是八、九十歲的老人家，我會去多訪問一些人，有的

六、七十歲的人也很厲害，像我認識一個六十幾歲曾在林務局工作的人，他對山上狀況了解的更清楚，山裡的動植物，不只是國語的名字，太魯閣族語的名字他也大概都知道，若了解我們的傳統智慧，會是很有用的，將來，除了山，還要進一步了解河流的變化等，下一步的調查工作會更嚴。另外，我們現在找到這個部落，將來的運作呢？假如要成立管理小組，但包括五、六個家族，小組該怎麼指定？我的構想是，要經過部落會議！我現在常常參加部落會議，部落會議其實不容易，我覺得甚至比自治區還要難，我現在帶了一些年輕人，將來可能都要靠他們，他們自己也知道，我時常跟他們說，將來必須要委屈一點，除了自己的意見，還要能聽聽別人的意見。目前，國科會的計畫，剛好可以幫這個忙，把我們經常去的地方，未來要畫編成生活領域，將來讓我們可以自由進出，但自由進出也不能是隨便，我們得也要成立自己的山林守護隊來管理，管理的範圍也包括步道的修護，現在，我也已經開始有構想和計劃了，一步步的，再看將來怎麼推動自治區的成立。我現在本身是基本法的推行委員，我參加好幾次的會議，他們會問：「你說那個地方有什麼？」「那邊是傳統領域的證據在哪裡？」所以我現在做的這些調查都是證據，現在走過了一百多個部落，雖然我認為總共應該有多達兩百多個部落，但那些是我還沒走過的，所以我不會去講，有證據的，我才會拿出來公布，私下還在研究的東西，就先不要去講它。每一次爬山回來，去一個星期，回來大概得忙一個月，要用電腦去整理這些東西，影片、細節、歷史故事等等。弄這些東西實在很麻煩，尤其是得透過電腦，就像我會用步槍，但當步槍故障的時候我就傻眼了（笑）。

受訪者：我們這段路很長，若是自治區無法成立，我們是否要走向日本愛伊諾族的方向？雖然他們沒有自治區，但是他們自己的歷史、土地，日本人用過、取得的資源，都記錄下來了，現在都要還給他們。現在，我們不是自治區，若是林務局的管理工作能給我們一半，傳統領域讓我們進出…日本辦到了，我們辦不辦得到還不知道。

訪談者：合歡越嶺古道 主要是立霧河流域含括的部落範圍大概有幾個？

受訪者：我不知道精確的數字，但是這些在資料裡面都有！木瓜溪那邊沒有幾個，大部分還是在立霧河流域比較多。立霧溪支流計有：砂呷噹溪、G、L、T、W、T 溪等。我遺憾的是從銅門上去翻過太魯閣大山的這條路我還沒去過，從 G 進去，翻過太魯閣大山，下去到電廠，這一條路很有名，我們叫 H，互相搬運、通過這個地方，過去部落裡從立霧溪往木瓜溪，都是以通過這一條路為主，我上次去要翻過去到木瓜溪，發現這邊現在整個崩掉了，不通。經過太魯閣大山到電廠，這邊整個

山是非常完整的，我曾經問過在那邊打獵的老人，他們說這邊不會山崩，沒有懸崖，這裡是水鹿區（笑），水鹿特別多。現在很多地方不能進去也許有好處啦，因為現在年輕人喜歡挑戰公權力，很多名貴的牛樟樹、紅豆杉，搞不好都會被偷出來，現在原住民的犯罪 幾乎都是跟有錢的漢人聯合運作，我們自治區成立的話也得要管制，不管制的话會被破壞的一塌糊塗。以前在天祥下面懸崖旁邊，三十噸的玫瑰石，一個下大雨的晚上就搬走了。像這個國家管制也對，未來我們自治區成立也要管制，要從部落會議把老人聚集起來，去制定施行細法。我曾問過銅門最厲害的獵人，將來若自治區成立可能要做管制，他堅決的反對，但我後來跟他溝通：你的獵區是原來老的獵區，現在你去的獵區其實不是你的獵區，只是現在沒有人去而已，將來若不管制，你一年四季都在裡面打獵，那怎麼可以。這就得需要由部落會議讓大家共同決定，這絕不是一個人所能定的，回去過去那種作法是不可能的，但要像現在的亂象也不可以，未來自治區成立後，這部份的工作會非常繁重。現在的原住民基本法，很多的施行細法，很多是可以灌入我們的傳統慣息法的，以族群、地區的方式來訂定，由於背影環境確實不一樣，稍微變一下，傳統領域的施行細法更多囉，將來土地的管理，傳統領域裡面要做的事情很多，“另有法律來執行”，我建議，將來政府一定要做施行細法。

訪談者：合歡越嶺古道，關於太魯閣戰役時，佐久間總督在很多太魯閣族老人的說法是槍傷，但日本官方說是摔傷，您的考證是？

受訪者：佐久間總督，有四十個抬搭的人包圍著他跟著走，所以我想他是槍傷沒有錯，若說是摔傷，那就是過橋的時候，因為護衛被打，連帶他也摔下去受傷，但應該不可能只有摔傷。根據記錄，當時他有傷到內臟，若是摔傷，我們認為不合理，以當時我看到的情況，那是一個平台，不可能摔傷，當時還應該要考量這一點，我們太魯閣族四百多人，用的是成田步槍，槍的來源是打阿美族的時候，兩種說法，日本人說是太魯閣族幫阿美族人，阿美族人說是太魯閣族幫日本人，不管何種說法，總之我們有人去突襲他的倉庫，偷走他的子彈，這些步槍都是成田步槍，射程距離很遠，幾百公尺以外就可以打傷人，而當時距離只有兩三百甚至一百多公尺，在山谷，他在那中間一定是槍傷，當時可能沒有死，但是重傷，送到附近的營地去療傷，但是究竟是當場死亡還是後來才死的，由於沒有記錄，我沒辦法推斷。

訪談者：目前做傳統領域的調查，未來要推太魯閣族的自治，有哪些期許和期待？

受訪者(黃長興):希望自治法趕快通過,在自治法通過之前,現在正在協商的內容,也希望政府能夠放一點,沒有錢、沒有土地,起碼對自然資源的管轄權,應該要讓我們享受這部分的權益。若能通過的話,我們下一步的工作才真正的開始,太魯閣族的習慣法要納入基本法的施行細法裡面。我敢斷然說,在四個族當中,對傳統領域的了解,我們太魯閣族做的最完整,包含部落的真相、歷史的真相,通通展現其中,將來跟政府對談的時候,相信應該能成為帶動部落成為自治區的有利條件,因為這些東西都是真實在眼前的,所以我很有信心。下一步工作則是生態調查。

受訪者(帖喇尤道):我們推動自治區到現在,中央政府也開始注意到我們太魯閣族秀林鄉、萬榮鄉已經凝聚起共識了,目前我們希望能儘快宣布太魯閣族成立第一個原住民自治區的示範區 我們的第一步是要成立傳統領域,一旦政府做宣布後,我們要在成立籌備處的期間就定下傳統慣息法,以便將來自治區成立之後能有所依據,在我們的土地和範圍內,太魯閣族要訂有內規。我們常講原住民基本法應該優於一般法律,但是談到不同族群,就一定要有不同傳統慣息法,所以像原住民法這樣一般性、原則性的法條,在法規裡應該要涵蓋不同族群的慣息法。例如:根據原住民傳統基本法,原住民在傳統領域內可以從事捕獵野獸,但各民族間,捕獵野獸應該也要訂有內規。自治區內,要訂有根據傳統慣息制定的法,成立自治區後,在自治區內,當有法、有土地的時候,在區域內 我們便要重建文化和維護生物的多樣性、守護傳統信仰、人跟土地之間的關係,祖先說:「土地是我們的血,山林是我們的家,獵人是守護土地的,獵人是保護動物的,有獵人才有動物,有獵人才有土地。依著這樣的概念,我們要守護山林和維護文化,以這樣的獵人精神去保護土地和文化。

(END)